

陈士胜

诗集

崂山夏夜

上

海南出版社

崂山夏夜

上

陈士胜 著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崂山夏夜/陈士胜著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645-584-1

I. 崂… II. 陈… III. 散文-作品-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2048 号

崂山夏夜

作 者:陈士胜

责任编辑:张 琪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照 排:海珊太子工作室排印部

印 刷: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大 32 850×1168 字 数:50 万字

印 张:29 印 数:1-5000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80645-584-1/I·62

定 价:45.00 元

* 凡印刷有误,可随时更换

目 录

自序(1—20).....	1—112
---------------	-------

(上)

嫦娥情思(1—8)	113—120
太清水月.....	121
海桥仙墩.....	122
九水明漪.....	123
岩瀑潮音.....	124
云海奇观.....	125
巨峰旭照.....	126
那罗延窟.....	127
云洞蟠松.....	128
龙潭喷雨.....	129
蔚竹鸣泉.....	130
华楼叠石.....	131
彩球景观.....	133
月饼(1—12).....	135—146
徐福颂(1—20).....	147—199

法海寺(1—24)·····	201—247
上清宫(1—20)·····	249—285
遗书(1—15)·····	287—314
田横颂(1—42)·····	315—425

(下)

杂感(1—6)·····	427—434
流清河镇黄昏·····	435
名词解释(1—26)·····	437—474
黄石洞(1—25)·····	476—511
法显颂(1—97)·····	513—689
致后世(1—9)·····	691—701
致徐志摩·····	702
豪赌(1—3)·····	704—706
太白石(1—19)·····	707—735
青山湾日出·····	737
张三丰颂(1—38)·····	739—809
嫦娥恋曲(1—5)·····	811—816
华严寺(1—13)·····	818—841
田横镇的龙王庙会·····	843
致弗洛伊德(1—3)·····	846—849
致朋友·····	850
天堂的答卷·····	852
依依惜别·····	854
崂山夏夜·····	855
后记·····	857

自序

后世的孩子们,如果你们喜欢我
且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我的诗集的

把我的手稿陈列在博物馆的橱窗里,或者
把我的诗集放在图书架上,都不遂我心愿

我想,后世有个农民把它的片段装裱在
农舍的厅堂,像年画一样张贴着

我想,后世有个夜总会的歌星在演唱它
混和着烟酒的臭味和脂粉的香气

我想,后世有个木匠吊儿郎当地干着装修
一边用钉枪一边唧唧上口地哼上它几句

我想,后世有个母亲在床边哄儿子睡觉时
顺便讲了我的故事和我的诗

那时,我确信我已活过漫漫岁月,活在
你们心头的叹息里,你们愁思百结的时刻

——“黄山春晓:78. 桃花峰随想”

(1)

读者啊，当你决定重新展开这本诗集研读时，那时，我确信我已灰飞烟灭。什么东西可以留得住五百年的岁月时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良心。而我，从一开始就决定要把这颗良心保存下来，呈奉给你——后世五百年后的读者。

读者啊，当你回望着我这一时代时，所有我这时代当时的事物相信都将成昨日黄花，权杖值得令你记忆？富豪值得令你回味？人老珠黄的美人值得令你崇拜？也许我的伐功吟能，我的夜郎自大，我的狂傲不羁，会成为你啧啧称奇的笑话。我一生做过了什么盖世功业？我什么也没有做过，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是你五百年后的心灵导师。”

如果一百年前，有人像爱因斯坦般说道：“星光也会弯曲。”——相信这句话又足够令人笑破肚皮。现在，轮到我了。我尝试用我的后半生建立一套奇异的理论体系，这体系试图无情地拦截阻扰着后世因悲观而想自杀的青年人。听起来这体系有点像美国星球大战的防卫计划，但我确实不自量力地做了。而我相信，凡是读懂我的诗的人，停止轻生打算的回报率将达六成，停止自斫打算的回报率将达八成，如果这效果是确实的话，这已足够我为之辛苦一辈子了。

(2)

我领悟了什么？

我领悟了什么？——只要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就头皮发麻，我就心中不禁为之怵怵。我领悟了什么？这叫我如何说得清楚

啊！从小到大，我也不知该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很喜欢读书，但又对教育充满反感。任何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育，我都浑浑沌沌。任何书本上给出来的答案我都在挑破绽，你叫我如何能把书读好。

如今，我仍然是一个对知识充满渴望和反感的人。古往今来的圣贤的著作，我常常在阅读但又不敢深入，因为，他们所能给出来的答案我都用我的思想在诠释另一种答案。这种领悟力，犹似是天女散花遍野盛放，又似是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令我的一生都痛苦得无地自容。

因而，我只好像李白一样，拼命用酒精来想把自己灌傻。经过近十多年的不懈灌溉，我也只是成功地把记忆力的摧毁百分之五十。我再回复不了年青时那种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但我的领悟灵性仍存在哇！

我也曾像梵高一样，干脆想把自己的身体拆成七八十块来泄愤。我也曾像世尊一样，干脆想怀着悲悯的心肠去布道人间。我也曾像牛顿一样，干脆想把一生都献给科学而终生不娶。但是，最后，我决定还是干脆做回自己吧。但我自己原来是什么？我找不到来时路。

我唯一想得出来的是，也许，我只是一个有能力横行河朔的知识大家。那么，就让我试剑天下吧。让你在五百年后有机会见证我，我赢过谁，又败在谁的手上。

于是，去年，我写了一本诗集“黄山春晓”。

但是，自从出版后，我受到当代人的嘲弄和耻笑太多了，有三个问题我在这里为你再解答一遍吧，免得我继续写下去问题会越积越多。

我在“黄山春晓”的自序里写过一句话，说我三个月不吃不喝。这事在日常生活中被朋友们引为笑柄。三个月不吃不喝？早就饿死了！还有命活着吗？哈哈！连文法都不懂，还自认是诗人呢？神经病。哈哈！

老实说吧，当时，我写到彼处也是心中一惊。但当时的写作

激情不允许我停留，我必须写下去。待写完后，回过头检查时，虽觉得不妥，但不这样写好像反映不出当时的情感，于是，就一直让它这样地保留着。

李白在“秋浦歌”中写道：“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杜甫在“春望”中写道：“白头搔更短，浑玉不胜簪。”我已经知道了，李白是个长发酒鬼，杜甫是个秃头老汉。有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师级的神经病人陪我一起被嘲弄和耻笑，我何其荣幸之至哉！

文学是可以使用夸张作为修辞手法的，这才是人类的真情本性之流露。今生今世，我还是让深圳的朋友见识了我，算他们好福气哪。唉！有时候，我想见识见识李白和杜甫的风彩，也只能透过他们的诗歌了。我何其不幸之至哉！

另一个问题。我在“黄山春晓”的自序中写过一句话，说多年来，作诗一直是我自娱的主要方式。——这句话，倒反而没人嘲弄和耻笑我，我何其寂寞之至哉！

自娱和自慰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性能量的主要释放形式。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语，文学令人类可以产生移情作用，艺术可以令人类的思想升华，性能量的释放形态就被转移和提升了。

人性学中阐明过同类的观点。从人类的生存需要来区分，人与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因为人的思维需要比交媾需要强烈，而动物的交媾需要比人的思维需要强烈。

若我把这一论点的外延扩展，扩展到社会学的范畴，我一样要令你闻所未闻而头皮发麻。自娱等于自慰，那么，娱乐等于抚慰，抚慰等于渲泄。难怪，纵观世界的历史，社会治安的稳定性居然与社会大众的福利和娱乐事业的蓬勃发展组成了一个成正比的关系。原来，这里存在着一个人性学的观点，社会现象本身也是人性化的。

好！让我继续扩展，扩展至经济领域。那么，原来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自产自销也就是说自给自主的自然经济的主张也是一种人性化的行为。原来，经济活动本身也吻合人性现象。

说到这里，不再赘笔。第三个问题。我在“黄山春晓”的自序里，唱出了这样一个生命的主题：把一生浪费掉；浪费三十年不够，再浪费它三十年，总之，把一生都毫不犹豫地浪费掉！

也许，普天下所有的读者一读到这里，立即傻了眼。老实说吧，当初我写到彼处，我也傻了眼。但我不把这个主题写下来，我心中不舒畅，也许纯粹是为了一种渲泄。于是，我写了，并大书特书。

现在谈谈这本诗集。写这本诗集时，冥冥中我好象找到了已逝多年的多位先贤去探讨学问。而写这篇自序时，目的是为了要一次性地聚歼我在诗学上的所有理论。要不，日后我的知识越积越多，又要脑袋爆炸，弄得又想像明代的大画家徐渭一样寻死觅活。他一生曾自杀过三次，都不成功。一次以利锥刺两耳，深数寸，流血几殆。另一次以椎击肾囊，碎之，不死。还有一次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尽折，揉之有声，竟不死。

也许，知识就像病毒。但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于我而语，从来没有带来过幸福。也许，知识也有黑洞定律揭示，以让我们避过引力的诱惑而不至于遭受灭顶之灾。

知识病毒啊，在我体内，时时发作。我要救自己，就要把体内的病毒一种种地逐步清除。

因而，抱歉得很，若这篇自序太长，实在烦闷，你就跳过别阅读它好吗？

你明白了吗？

(3)

在这里，为了加深你对我的认识，我想我必须把我的一些日常生活琐事写出来，让你烦恼尽消以免你以为我是个疯子。其实，任何一个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只是一个很有天分而言行可笑的傻子而已，谈不上疯颠，甚至能称赞为谦谦君子。

我有一个朋友叫饶十军，他是电脑店铺的东主。今年春节的时候，他把电话打入了我的家中。

饶十军诧异地说：“你有没有搞错？过年过节，你居然躲在家中作诗？对自己太酷了吧？”

我说：“这算什么？我已经看破红尘，戳破名利，悟破天机。春节对我这种人来说有什么特别意义？能几天都躲在家中作诗，真是太好的享受了，神仙的清福也比不上我。”

但饶十军不由分说，硬是把我拽了出来，拉到食肆里喝茶去了。

我很是感激他，因为从许多年前的春节起——到底有多少年了，我也记不清，我只知道这么多年的春节里都是我孤单度过。我渐渐忘记了节日和喜庆的滋味。今年，他总算扰我清静，擦亮着我的眼睛让我看看人间的温暖。

在热热闹闹熙熙攘攘的酒楼里，饶十军一边不断地叫我吃东西，一边忍不住谆谆告诫我：

“别作诗了！从诗坛撤退！深圳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城市，你要回到做生意的轨道。一步一步，赚钱，找女人，买房子，买小车，再买大别墅，再买大奔驰。哪有人像你一样，倒退过来，活得越来越窝囊啦，连喝茶都没有钱了。”

我说：“有件事我看准了。如果两年内我可以超越徐志摩，你想想，我能收手不干下去吗？”

蓦地，饶十军盯着我，楞着了；接着，“当啷”一声，茶杯也差点打翻了；接着，他爆发了一阵大笑，声震屋宇，眼泪差点也笑了出来。

酒楼的食客们奇怪地望着我们。

饶十军骂道：“人家徐志摩是剑桥里混出来的大诗人，你算老几，你到过哪一个国家留学，你哪一捆神经线给结扎了？”

我默然，继续喝茶。

望着他骂骂咧咧的神气，我倒想起了许多年前我曾旅行过的内蒙古草原，那草原上空一望无际的烈风。在阴霾万里的春季

里，那强劲无俦的烈风就这样恣意无忌地吹刮着。尘土飞扬，寒气彻骨，凄厉哀号。

而我，则仿佛是那一片光秃秃的草原，命中注定，要承受人生所有的风刀霜剑，要承受人类所有的雪打雹击。

席间，饶十军又谆谆告诫我：“是不是已经有一些无知少女为你的诗集发狂，三更半夜里打电话给你？算了吧，这算是什么事业？只要能赚钱，在深圳，你要找什么样的女人都行啦。你明知亏本还要去做这笔生意，这不是玩笑人生吗？”

我说：“我作诗，只是渴望与世界同在进步。你越来越有钱，越来越多人尊敬你；我越来越穷，也越来越多人尊敬我。大家都同在发展嘛。何况，二十年后，我的名字将进入你儿子的教科书里，这足已大慰平生。”

这一次，饶十军瞪着我，仍是一愣；接着，回过神来，“哈”的一声，大笑起来。笑声悠悠，连鼻涕也流了出来。

饶十军骂道：“你又不是死了一千年，你有什么资格进入我儿子的教科书？你是屈原吗？你是杜甫吗？神经病！别做梦了。”

我默然，继续喝茶。

这时，我坚定地想念着那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我想去看它。在春季的寒风吹过后，初夏里，一定会有第一枝草芽长出绿影。我想去看看它。看看那一片青青的草原。我想，在夏日悠和的清风里，一定有白云一般的牛群和羊群在草原上四处飘荡。我想，在那般美若仙境的地方上，一定有一个天仙般的蒙古族姑娘在放牧……

我想，如果我能为那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如果能让人类历史上无数生机勃勃的鲜花都开放在我的胸膛上，我又怎能惧怕雷鸣电闪，雨淋雾盖？

席间，饶十军再一次谆谆告诫我：“别作诗了！得不偿失！寂寞有什么值得享受的，孤独有什么值得享受的？深圳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城市，有钱在这里才有享受。诗人？哼！神经病！”

我说：“我很难停止了。我已经在我的新诗集里把话说死了。为了二百年后有城市将屹立我的铜像，我也只好一辈子作下去

了。”

这一次，饶十军来不及看我一眼，喝下的茶水全吐了出来，他给呛了个正着。但他没有忘记大笑，于是他只好一边擦着满脸污秽，一边大笑不止。

他吼道：“你当你自己是谁？你是鲁迅吗？你只是一个深圳的草民，你可别忘了你这个身份。鲁迅是大教育家，才有资格立铜像。你呢？唉，我若不是认识你那么久，我一定会把你送入精神病院。”

我没怎么理他，仍在思想着那一片美丽的大草原。我想，夏季过后，那一片大草原就会迎来秋风。如此，那时，在蓝蓝的晴空下，秋高马肥，可能又是另一番壮阔浩瀚的景色。

啊！若能在那样的景色里，抱着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于锦绣河山中，一同策骑着千里骏马，如此，还管得了那么多吗？又何妨醉生梦死啊！

读者啊，我和饶十军所发生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吧。

请你见证我的诺言吧。也请你见证人类的良心吧。

你明白了吗？

(4)

我领悟了什么？

且让我带领你去简单复习一遍中国文学史上关于诗学的理论。

先秦时期，精通六艺的孔子对诗十分重视，率先提出了自己的诗学理论，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并从多方面对诗的政治、社会、教育作用加以高度概括，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其时，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墨子提出了“尚质”和“尚用”的诗学主张。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诗学理论。老子对一切的文化艺术观点都予以彻底否定，他认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诗学不可能也不该产生理论。庄子继承

了老子的观点,提出了“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的观点,成为了后世“离形得神”论的先声。荀子提出了“移风易俗”的诗学观点。韩非子发展了商鞅的文学观,提出了“豪杰务学诗书”的诗学理论。

接着,进入了汉代。贾谊发展了道家的思想,诗学观点也变得清静无为任其自然。司马相如强调“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这就把庄子轮扁斲轮思想运用到诗学理论了。而司马迁随之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说”,其发愤著书的思想对后代的诗家影响深远。王充则干脆写下了“论衡”这一部学术著作,强调“疾虚妄”,提出了真善美统一的诗学主张。

接着,三国两晋时期。曹丕提出了“气之清浊有体”的诗学观点,并第一次论述了“感兴”,也即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葛洪提出了“才有清浊”,促使诗学摆脱经学的影响。陆机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自始之后,“缘情”一词就成了古代文学中诗体的代名词,影响深远。

接着,到了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成为了集大成的文艺理论专著,也是中国诗学理论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同时钟嵘也写下了“诗品”,评述了诗歌创作。

接着,隋唐五代出现。王勃和杨炯提出了诗学革新的要求,陈子昂异军突起,扫尽了当时的浮艳诗风。李白继承了陈子昂的传统,复古以谋革新,终于俄而成了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杜甫和白居易又展开了新乐府诗的探索,韩愈和柳宗元倡导了古文运动,诗风渐趋沉实。王昌龄写下了“诗格”,探索了诗歌的境界;皎然写下了“诗式”,论述了诗的表现形式;司空图写下了“诗品”,评述诗歌风格。

接着,宋代梅尧臣论诗,提倡“意新语工”。欧阳修论诗,推重梅尧臣,提出“诗穷而后工”的主张,领导着北宋的诗歌革新运动。王安石论诗,提倡用事和对偶的工巧。苏轼论诗,提出了“诗

中有画，画中有诗”。黄庭坚论诗，主张“灵丹一粒，点石成金”，而后形成了江西诗派。晏殊扛起了婉约词派之大旗，辛弃疾擂响了豪放词派之大鼓。李清照认为词“别是一家”。

接着，明清时期。首先是明代，李贽提出了“童心说”。汤显祖提出了“才情说”。袁宏道提出了“性灵说”，并创立了公安派，诗坛的革新主张，遂得以声势大振。而清代，叶燮的“原诗”为诗话之冠冕，硕果累累。沈德潜是格调派的代表，翁方纲提出肌理说，不一而足。

接着，到了近现代。梁启超率先提出一连串新诗学理论，指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这种杞人忧天的情怀啊，比我犹烈。鲁迅和李大钊则同时热情地歌颂摩罗诗派。闻一多探索了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诗学融合的趋势。戴望舒让法国的象征派诗艺与中国的方块文字融汇，组成了一种音乐美和建筑美的旖旎风光，令诗坛大放异彩。徐志摩更是不可多得的奇才，让新月派的诗作从始永成人间极品。

这也只是中国历史上诗学的主流理论的简单脉络，我再没兴趣为你编排一个中国少数民族诗坛的简单脉络了。千万别以为中国诗坛是以汉族文学为最高雅的体系，其实，游牧民族的行吟诗人早就在千古的七弦琴声中把优美的诗歌唱得脍炙人口，流传四方。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早已被列入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之林。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屯”，彝族的“阿诗玛”，蒙族的“嘎达梅林”，也全都是中国诗史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我也再没兴趣为你列举世界文学史上那浩如烟海的各国诗学脉络。从古印度的诗歌总集“吠陀”，至古巴比伦的史诗“吉尔伽美什”，乃至荷马史诗，乃至于现代的各国名家，如此纷至沓来，难以约略概括。

中国历史上一向都主张学而优则仕，加上中国文人的传统道德观，总是主张，盛世修典，乱世避祸，因而，中国无需产生史诗；因而，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主要是士大夫的闲暇游戏，无需

像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一样产生行吟诗人。因而，中国历史上的长诗从来就不像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那么长。

但是，历史翻到了今天的这一页，由于文学的传播技术达到现在的这个样子，长诗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它的产生又成为了新的可能性。

那么，今天，我就必须要向你交出我的诗学理论。

首先，什么是诗？是不是写得天马行空模棱两可的现代诗就算是诗呢？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要解决的是什么是散文。

人们日常语言，加上文学的表达形式，就是散文。

什么是小说？把散文加上故事情节和心理刻画，就是小说。

什么是戏剧？把散文加上戏剧场情的冲突形式，就是戏剧。

什么是诗？把散文加以诗化，就是诗。

你看，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定义，能通俗易懂。

在我眼中，词亦是诗，歌亦是诗，赋亦是诗，辞亦是诗，骈亦是诗。诗亦是诗，文亦是诗。这全在乎你心中的感觉，只要你觉得它像诗，它就是诗。

至于诗的好坏，就全在于它是否能对前人的诗作加以思想性的和艺术性的突破。能突破，就是好诗。

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喜欢文学家们把一件简单的事搞成复杂，并认为只有复杂才配得起你的才情，那么，你去复杂个够好了，大家都是非常支持的。

其次，第二个问题，诗应该使用哪一种表达技巧，是否一定要绝对有别于别的文学体裁？

你看，“诗经”里没有一首诗是按诗的格式排列的。你看，若将某些佛道儒的经典按诗的形式排列，一样也是诗。你看，古代的骈文排列成诗也非常迷人。你看，古代的中国读书人用毛笔来写诗词歌赋，也从来没留意到什么段落和间格。那么，你还犹疑什么，诗只是用来表达人类的优美思想和文学佳句的，谈不上这两种表达意义，就根本不算是什么诗了。弄一大堆现代诗的谜团

来给读者来猜谜，这或许就是国王的新衣。你若怕别人骂你是笨蛋，你就去歌颂那件新衣的美仑美奂吧，我可从来不怕。我只是一个三岁的小孩，诗歌从来就像我的玩具。我会保持着我的童心，说破天机，会告诉你，国王其实是一个一丝不挂的蠢驴。

因而，在我的诗里，格式不再重要，标点附号也不再重要，甚至一开始也从来没有重视过什么押韵啦，平仄啦，对偶啦，等等。至于使用哪一种修辞手段，古代的人怎么实践，世界上的人怎么实践，我也怎么实践。

音乐是国际化的，诗歌也是国际化的。诗在相互的文字翻译过程中，二百年内，也许再也别指望有什么诗人笨得再去探索格律和韵脚了。

接着，第三个问题，诗的种类如何划分？

这个问题同样是永远没有答案的。从字数来划分，最短的诗只有一个字，最长的诗是古代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全诗共 18 篇，2109 章，约 10 万颂，每颂两行，相当于希腊荷马两大史诗总和的 8 倍，被认为是世界最长的史诗。而从历史时期来划分，又是千差万别。而从各种风格来划分，又是千头万绪。而从各种体例来划分，更是千丝万缕。在我这本诗集里，所收入的类型大约有六种：教育诗，爱情诗，风景诗，宗教诗，叙事诗，学术诗。至于朦胧诗和现代诗，我就没作了。

最后，第四个问题，诗的功能是什么？

我把诗的功能说成是“四救”功能，也即是救人，救国，救民，救良心。

诗歌，本身就具备救人的力量。诗歌，本身就具备改造国家命脉的力量。诗歌，本身就具备激发社会民众心灵的力量。诗歌，本身就具备引领人类良心寻找方向的力量。

而另外，诗歌又确实有改造国运的力量。历史的事实有这样的证明。

1125 年，金太宗完颜晟无意中读了柳永的一首诗“望海潮”，读至其中那一句“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顿时，全身战栗，双手发抖，泪眼朦胧，心中似有个热望狂呼而出：我是皇帝，如果我一辈子也没有见识过钱塘的繁华，如果我一辈子也没有到过